賦類
說類

古文真實 後集卷二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二　　後集

賦類

弔屈原賦

弔屈原者。漢長沙王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沉汨羅江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喻。後之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極。止也。詩曰讒人罔極。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

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
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闒茸。不才不肖之人也。植。
立也。隨。讓天下而不受。伯夷。讓國而餓死。跖。盜跖。蹻。
莊蹻。秦楚之大盜也。莫邪。寶劍名。銛。利也。〇鴞史記
作梟闒吐盍反茸人勇反植音值
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
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默默。不自
得意也。生。謂屈原也。言其無故而遭此禍也。斡。轉也。
康瓠。瓦盆底也。蹇。跛也。驥。駿馬也。服。駕也。章甫。冠名。
薦屨。反在屨下也。嗟。咨嗟。離罹同用〇默史作嘿斡
音管罷讀曰疲或曰苦當作若易曰則嗟若史此一

節。兮字皆在句終。寶上有而字誶曰。誶。告也。即亂辭也○誶音碎史作訊已矣國其莫

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壹鬱。猶拂鬱也。縹。輕舉貌。襲。重也。九淵。九旋之淵。言至深也。偭。背也。蟂。獺。皆水虫害魚者。蝦。蛭。螾。亦水虫之小者。言龍自絕於蟂獺。况肯從蝦與蛭螾乎○吾史作我語去聲縹匹遥反史作漂逝史作遰引史作絕沕音勿偭音面蟂音梟獺音撻三字史作彌蝸蝓又作彌蝎蝓螾音引叶平聲臧古藏通般紛紛其

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

般。反也。離。遭也。郵。過也。歷。經過也。七尺。曰仞。增。重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汚瀆。不泄之水也。鱣。大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數里。○般音班字從丹青之丹郵與尤同史作尤故叶音孤史作辜歷史作瞝視也其君史無其字螘與蟻同叶五居反

○阿房宮賦 始皇三十五年。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

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山曲也。房。房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燬。故天下只云阿房宮。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末一段。尤含鑒戒。讀之有餘韻焉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趙。虜趙王。二十一年。取燕。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攻魏。魏王降。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

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宮。在渭南。獨出

○此且言作宮之由

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

北構而西折。自三山北。結屋直至西面向折而委曲焉直走咸陽。直赴咸陽殿爲大宮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簷牙尖彎如牙。高聳若鳥之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屋中心聚處。其勢如鉤。屋角自相鬬湊焉盤盤焉。盤環之貌囷囷焉。輪囷之貌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窠焉。水之溜天井中爲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瓦溝矗矗焉。不知簷溜之落處幾千萬條長橋臥波。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有長橋臥水波上未雲何龍。隱居詩話云牧謂龍見而雨。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又洪駒父云鮑欽止謂。余言杜牧未雩何龍。古本作未雲何龍。當以未雲爲是

矗音觸走去聲

複道行空。阿房爲閣

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巔。以為闕。名為複道不霽何虹。複道之長。朱碧相照有若虹之光彩耳

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

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歌臺暖響。冷袖風淒。非時候之不定也妃嬪媵嬙。自皇后而下。次為妃。次為嬪又其次為媵。為嬙。皆宮女之在阿房宮中者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

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粧鏡之多且光。如明星之在天綠雲擾

擾梳曉鬟也。髻鬟新綰。如天外綠雲渭流漲膩。棄脂水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流漲其膏膩。言其多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椒蘭之香氣。如煙霧

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宮車之聲。若雷霆之驚。轆轆遠聽。車行漸遠。其聲轆轆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望秦王之臨幸其宮中也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者三十六年。有終其身而竟不得一見者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燕。趙。韓。魏。齊。楚。六國之美人。其收藏經營。皆精英者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来其間。晦庵云當作不能有。謂幾世所積而有。若云。取足於一旦。則不能。一朝一夕。便可輸納遺来於此宮之間者鼎鐺玉石。視寶鼎若鐺然。視美玉若石然金塊珠礫。言秦人視金如土塊。視珠如瓦礫棄擲邐迤。

秦人視之。亦不甚惜。此截。極言宮人之奢侈嗟乎。上文既叙其奢侈矣。此却歎惜而言其弊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陳勝。一戍卒耳。一呼而人響應函谷舉。漢王舉義兵。入函谷關楚人一

炬。項羽燒秦宮室以一炬之火爾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又復兼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一句。大含規戒。一賦之中。其意悠悠長。盖無終窮。其可咏歌者矣

○秋聲賦此篇。最善形容物象。鋪叙模寫。變態不窮。末歸於人生憂感。與時俱變。使

人讀之。有悲秋之意。迂齋批云模寫之工。轉折之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

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狀秋聲 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枚。如箸。軍士銜之。禁其語 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四句。形容秋聲。最妙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以石刺病曰砭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此說聲夫秋。刑官也。周禮秋官司寇專掌邦國之刑於時為陰。律歷志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又兵象也。秋官大司馬。中秋教治兵於行為金。唐樂章金行在節是謂天地之義氣。律歷志義者成。

成者方。故秋為矩也常以肅殺而為心。鄉飲酒義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天

之於物。春生秋實。又說秋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

音。秋曰素商。應西方金行之氣夷則為七月之律。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

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又說聲嗟

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歸之於人惟物之靈。書人

為萬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

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

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柰何非金石之質。

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末段。謂人之憂感。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凛乎悲秋之意溢於言表也

前赤壁賦

按。晁補之續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宙。樓船浮江。目中已無吳矣。而周瑜年少。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適黃岡。數遊赤壁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壯瑜功而賦之云 謝疊山云 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仰六合。萬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

臺丹府也

蘇子瞻

壬戌之秋。宋。元豐五年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月出篇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本刺好色。謂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章中月出皎兮。喻美色之潔白。窈糾。其姿之舒也。佼人。則美人也。坡老借此而賦。亦譏在位之不好德爾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前言清風。此言月出。一篇張本在此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

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謝云】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謝云】學騷文桂櫂兮蘭槳。【楚辭九歌云】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楚辭云】望美人兮南浦【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選】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曹操。字孟德。是為魏武帝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曹操詩讖先主之奔走。周瑜。吳人呼為周郎。【謝云】此一段。設為客之言。以發明己意方其破荊州。劉琮降下江陵。曹公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舳是船尾。艫是船前面安棹處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元復云】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謝云】有感慨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

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名渠畧。朝生暮死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

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清風徐來月出東山之句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批云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晉陸機云賦。體物而瀏亮。坡知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之事。尤出人意表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將歸於臨皐。公始至黃。寓定惠院。後遷臨皐亭。亭在回車院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四句。形容景物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隋唐佳話云吳都獻松江鱸魚鱠。煬帝云。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

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松清今齋云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

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東萊云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鼎序彌明意。指鶴爲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佐卿化鶴事○元豐六年。東坡自書此賦後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謂江夏之西南者。攻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

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

憎蒼蠅賦　　歐陽公

蠅之為物。賦形至微。害物至重。猶姦人邪佞以敗君德。變黑白以為物之害。賦此。詩人托物比興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左傳】蜂蠆有毒又無蚊蝱之利觜。【閒見錄】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蚋自譽喝來。利觜咬人也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盃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詩】營營青蠅逐氣尋香。無處不

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珎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之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註】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莊子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徒使蒼頭丫髻。巨扇

揮颾。或垂頭而腕脫。或假寐而顛僵。此其爲害一也。
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
一日之餘閑。柰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
或醉醇酹。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䰟。諒雖死而
不悔。亦可戒夫貪得。班固難莊。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尤
忌赤頭。號爲景迹。酉陽雜俎身青者。䏻敗物。巨者。頭如火。一有霑汙。人
皆不食。柰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倐忽。往來絡
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

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王衍。揮玉麈尾。終日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賈誼上書。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麴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之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嘉殽美味。盖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於防嚴。已輙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小雅

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詩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變亂四國

說類

師說【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爲師愈是以得狂名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此篇文字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段段有力學者宜熟讀【東萊曰】此篇最是結得段段

有力。中分三段。有三意說。然。大槩意思相承。却不失本意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呂云】大意說兩句起。人不可無師。關鎖好【謝疊山云】第一段。先立傳道。受業。解惑。三大綱。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呂云】人不可無師處。應上是第二段【謝云】第二段。先說解惑不可無師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呂云】承接緊。有精神 吾師道也。【呂云】絕句處 夫

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呂云】繳本意 是故。發盡上意 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呂云】承接開合處綱目【謝云】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 嗟乎。粘上。却立意起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呂云】上說學。至此却說傳處 欲人之無惑也難矣。【謝云】第四段。慨歎後世師道不傳。人如何無疑惑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呂云】應前。聖人且從師。此高一等說。翻前人非生而知之之意 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呂云】結得上意盡。關鎖。使衆益傳意。換骨法 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

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謝云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遠矣。尤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今之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耻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係乎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是雙關文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呂云體得親切於其身也。則耻師焉。呂云抑揚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謝云此是雙關文法或師焉。或不焉。謝云此是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貫。此是交[illegible][illegible]巧作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謝云結上

一句有力。有關鎖【謝云】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可謂不明。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呂云】就鄙賤處說。喻得切

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呂云】應前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呂云】生意。說此一句佳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謝云】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

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謝云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恥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也聖人無常師。語子張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教。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左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見語述而篇故弟子不

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呂云】說得最好。又應前吾師道處意綱目不亂。結有力【謝云】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為恥。況衆人乎。

李氏子蟠。年十七。【韓云】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謝云】第十段。收歸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因。貽。遺也

雜說一篇

韓退之

龍之嘘氣成雲。（龍能吹嘘自己之氣。以成騰空之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然龍自嘘氣成雲。反自乘是雲之氣）茫茫窮乎玄間。（茫茫。廣大。窮極乎玄微不可測之間）薄日月。（迫近乎日月臨照之光）伏光景。（龍一升而雲從。則蔽伏日月光影）撼震電。神變化。（神妙不測。以成變化）水下土。（能降雨澤。以潤下土）汨陵谷。（沒浸其山陵溪谷）雲亦靈怪矣哉。（雲亦可謂有靈異而可驚怪者矣）

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

不可歟。異哉。神異哉。龍之與雲也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易文言謂雲氣常從於龍之靈既曰。龍雲從之矣雲必從之。以助其龍之神靈也

雜說二篇

疊山云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莊馬啼伯樂善治馬。注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而武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謝云以伯樂喩知人者然後有千里馬。謝云此喩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為之用千里馬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

者○〔謝云〕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異材秖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謝云〕高才居下位不以千里稱也。〔迂齋云〕有力〔謝云〕不知其為異才○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君庸相之朝。沉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異才。而加禮養〔謝云〕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辦大事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謝云〕一句三字○位不尊力不足。

一句三字○祿不重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雖異才亦難展布也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謝云]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如常才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才[謝云]此謂英雄豪傑。雖有立大事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智不可展布。但欲與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辦大事成大功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謝云]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無才耶其真不識馬耶其上之人不識人耶[呂云]結好[謝云]此謂任使之不以其道。爵祿之不能盡其材。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

其志。為宰相者。操用其權。不能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其真無英雄豪傑耶。宰相其真不識英雄豪傑耶

雜說三篇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惟察其國之大綱小紀。或理治亂毀之如何。蓋外證也。猶魯秉周禮未可動之類。則紀綱之理治也。又如不及百年吾其戒之類則是紀綱之亂毀也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安危之道。猶人之肥瘠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

者死矣。六脈苟病。而形之肥。故死亡無日矣。亦猶紀綱。苟有亂萌。雖國勢之安。不足恃也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世。然夏。自太康之後。殷。自祖庚之後。周。自赧王之後。各得數十餘世。而不可動搖而天下不傾者。而天下之勢。不遂至於敗亡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秦人罷侯置守。是天下大勢。不分主於諸侯矣聚兵而焚之。收聚天下兵器。鑄為金人十二。自謂可久安矣傳二世而天下傾。秦皇欲一世。傳萬世。乃止於二世胡亥。而天下遂至傾亡。不可扶者紀綱亡焉耳。大綱小紀。俱亡焉耳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

亦視六脉之病否而止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亦視其紀綱如何爾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其扶持之。善醫人者。善計天下者。其善扶持之。易曰。視履考祥。易之履卦曰。視其所履行者。而成其禎祥善醫善計者爲之善醫人者。善計天下者。自爲之圖。如視已之所履。以考祥可也

捕蛇者說

[illegible]

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爲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宛轉斡旋。含無限悲傷悽愴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一依迂齋批注

柳子厚

永州之野產異蛇。（永州。屬荆湖南路）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攣。閭緣反。踠。於遠反。瘻。音陋。癘。音利）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

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改革捕蛇之役復若賦。復供納租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許之以更役復賦。則大慼。似非人情。所以如此者。有下面許多事。故也君将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

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非死於追呼賦役。則是遷徙外州矣而吾以捕蛇獨存。爲有此。所以不顧更役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夕有是哉。今雖死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於獨存之中。又有所樂。是以不顧更

役[迂齋云]百來字內。凡四五轉。每轉愈緊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家語正論解]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壯而哀。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一篇主張。先有此一句。所以有一篇之意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此一句。便結了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盖採下民之言。以觀人風之微惡。子厚亦欲上人採之。以薄稅斂焉

名二子說

老泉先生二子。長。曰軾。次。曰轍。觀此老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終身。不

差毫釐。可謂深於知二子矣【迂齋云】字數不多。而宛轉折旋。有無限意思。此文字之妙

老泉

輪。輻。蓋。軫。圜轉者。曰輪。輳於輪。曰輻。覆乎車者。曰蓋。車後橫木。曰軫皆有職乎車。而軾。音式獨若無所為者。軾在車前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言天下無此人不得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深憂長公之不合世俗。恐得禍重也。不外飾。與無所為一句。相應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不與功。亦不受禍。正相乘除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忌之者少。或可免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

免矣逆知少公得禍必輕

稼說

此篇。為送張琥作。以稼喻人才 述齋云 觀坡公所作。豈以一世之盛名自居哉

其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所以名益盛。而學益進也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已上言稼之美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

丈相尋於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已上言稼之不美）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引歸古人身上）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此論成才之美）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

有志於學。引歸自己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與琥同榜及第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語也吾子。止於此矣。此乃責朋友之善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此乃責兄弟之善【迂齋云】結尾兩句。非特見朋友相切磋之意。亦且知吾之昆季。其相勉勵也盖如此

愛蓮說

濂溪先生愛蓮。取其有君子之德。異乎衆人之愛也

周茂叔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晉。陶潛。字淵明。獨愛種菊。其詩有採菊東籬下之句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日寖盛。今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

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卷之二　後集